

晚清名儒年譜

陳祖武先生選
清人年譜系列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陳祖武先生
清人年譜系列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晚清名儒年譜

①8

譜前

先世附世系表

梁姓的來源據說從秦仲的少子康封於夏陽的梁山起

史記卷五

秦本紀頁一二通志氏族畧卷二一六頁二十一

從康六十三傳到紹始遷居廣東梁氏

歷代世系圖譜中紹祖節說

紹字季羨宋賜進士紹聖間為廣東提幹與叔憲同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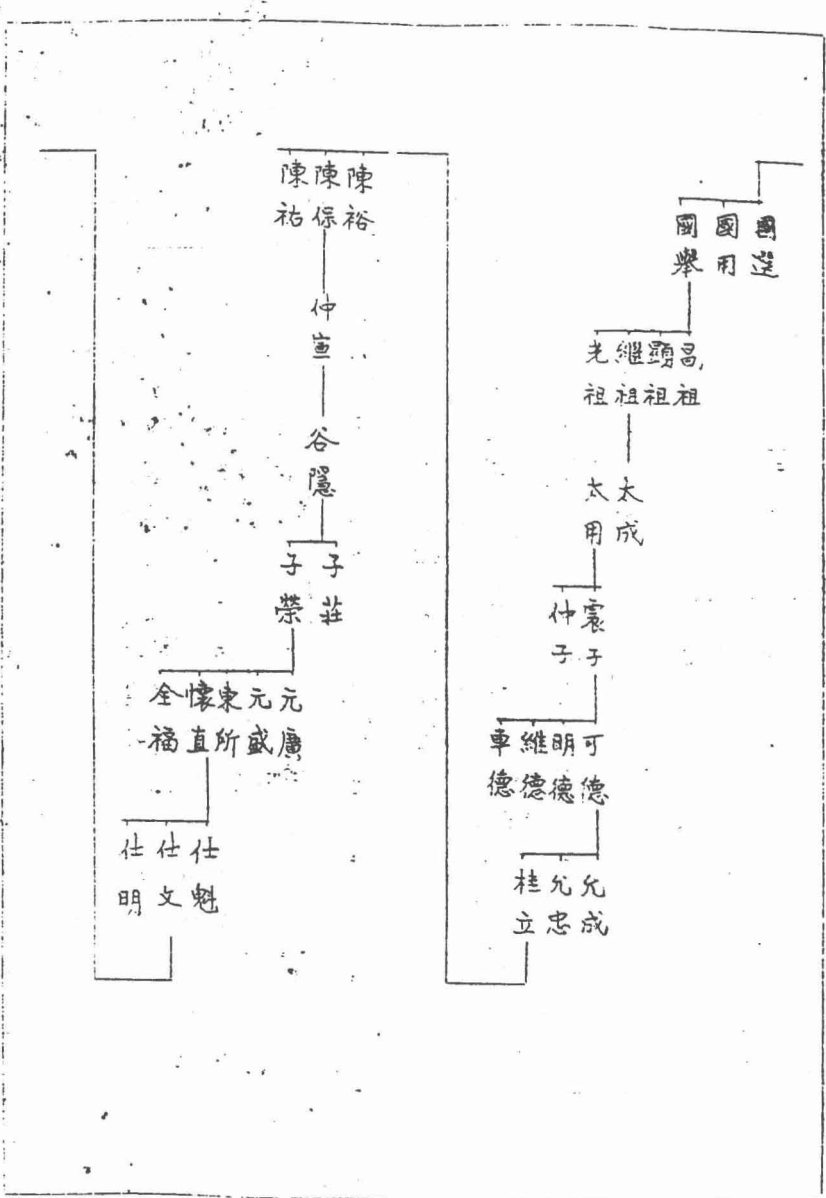
居於南雄珠璣里廣東梁氏自公始也

這樣說從紹起廣東才有梁姓的足跡

從紹三傳到南漢始擇居新會縣之大石橋所以恭坑梁氏譜

記中說

我新會梁氏類皆出自南漢公之居大石橋



于倉
于日
于休

純純

初

國國國
發純璽

宗達

厚厚厚厚
乾崑剛強

流流
萬毓

光桓
光亮
光惠
光然

寅齋

昭條嘉章保宣延貽
後後後後後後

祥永乾
徽徽徽

啟啟啟仲任
雄文業策公
(啟)(啟)
(勳)(超)

思思思思思
同禮達忠永成

祖父母

一箇人的性格，是左右他一生事業的主因，而一箇人的善惡優劣——的秉賦，多半是因襲他的先人和幼年的家庭環境所造成。任公先生的性格和他一生的事業，有許多非常的地方，我們為充分明瞭他起見，把他的家世——從祖父母到父母——約畧敘述一下。

先生的祖父名維清，字鏡泉，生於清嘉慶二十年乙亥，卒於光緒十八年壬辰。先生以同治十二年癸酉生，所以他說「遠事王父者十九年」。三十自述他在哀啟一文中，述及鏡泉先生以來的家世說：

「吾家自始遷新會，十世為農，至先王父教諭公始肆志於學，

以宋明儒義理名節之教貽後昆。乙五本飲冰室文集卷三
十六頁二十一

任公先生幼年時代受祖父提攜教誨的地方最多，他在三十
自述裏說：『三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又述四五歲時候的
受教情形說：

『四五歲就三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
日興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
事津津道之。』

關於鏡泉先生教育兒孫的事跡，梁仲策先生啟勳的高祖以
下之家譜穆曼殊室戊辰筆記也有同樣記載。祖以下之家譜
裏說：

『祖父乃嫡出之仲子，生兩歲而曾祖母趙太夫人棄養，兄弟

說：

八人友愛甚篤，好學問，書法學柳公權，剛健婀娜，似尤過之，最愛與兒孫說南宋故事，蓋余之故鄉接近崖門故也。

曼殊室戊辰筆記先生六歲以後受祖父的戶外教育情形

其時先王父於大伯父屋後之隙地築一小書齋，名曰留餘。伯兄自出就外傳以後，寢處悉隨先王父。吾鄉有一廟宇，中藏古畫四十八幅，——寫歷史上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之故事。——每年燈節輒懸之以供衆覽。——上元佳節，祖父每攜諸孫入廟，指點而示之曰：此朱壽昌棄官尋母也，此岳武穆出師北征也，歲以為常。高祖毅軒之墓在崖門，每年祭掃必以舟往，所經過皆南宋失國時舟師覆滅之古戰場。

途次一巖石突出於海中，土人名之曰奇石，高數丈，上刻元張宏範減宋於此八大字。——舟行往返，祖父每與兒孫說司宋故事，更誦誦陳獨麓山木蕭蕭一首，至海水有門分上下，關山無界限等句，輒提高其音節，作悲壯之聲調，此受庭訓時之戶外教育也。以上節錄曼珠室戊辰筆記

鏡泉先生為郡生員，例選廩，文不就。

三十自述

葉大焯鏡泉梁

左先生慶壽序裏轉錄先生陳述祖父的學歷說：

「父三嘉慶乙亥生，兩歲而三母見背，比長事繼母庶母，有孝行，道光二十四年，河內李文恭公來督學，大父實受公知，願行豐而過晉，累不得志於有司，援例捐作附貢生。」

先生又講述鏡泉先生的行事說：

大父每月朔必率子孫瞻祠宇，謁祖先，過家諱輒素脰不飲酒，不食肉，歲以為常。……大父同父者八人，大父居次，實嫡出。曾王父棄養後，各分遺產，有謂嫡子宜多取者，大父不聽，率與繼母庶母子均，人多誦之。……若夫勤儉樸實，其行已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嚴，而訓子也謹，其課諸孫也詳而明，此固大父生平之梗概。啟超幼而大父又善恐人知，其所見聞者止此，恐未足罄其底蘊也。前錄無序

關於錢泉先生在鄉里中的事業，葉序中也提到很多，現在把他即錄在下面：

甲寅洪逆披猖，我邑之遵其教者，四方蜂起，城日以固。吾鄉離城僅十餘里，無賴者輒思逞，大父設立保良會，力為禁止，

以故一鄉無亂民。村前有往來孔道，泥濘險仄，行者久
苦之，以大父倡捐，人多景從，易土而石，人誦如砥。

從以上各節所說，可以看出任公先生的人格和一生事業，稟
承於祖父的教誨和感化之多了。

元生的祖母姓黎氏，生於清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同治十二年。
高祖以下之家譜，黎太夫人之父名第光，係乾隆四十六年探花，
曾官至廣西提督，卒於任。見梁仲策記外親家世。

父母

任公先生的稟賦和兒童時代所受的教育，除了他的祖父以外，便是得自父母了。他的父親名寶瑛，字蓮澗，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於民國五年丙辰。母親姓趙氏，生於咸豐二年壬子，卒於光緒十三年丁亥。繼母吳氏，庶母葉氏。高祖以下之家譜

蓮澗先生是一位極仁慈極方正並且熱心公共事業的人。關於他在家庭裏孝友睦慈的盛德和在鄉里間熱心排難解紛苦口勸懲賄盜械鬪之風的大業，任公先生那篇哀啟中敘述的非常詳盡。梁仲策先生說：『該文皆實錄，無溢美之辭。』高祖以下之家譜所以我們不必在這裏一一引錄，現在我們祇錄論到他的家庭教育的主身大道的兩節於下。三十自述中有一節說：

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

袁啟中也有「一節說」：

「先君子以幼子最見鍾愛，傳家學獨幼，少亦治舉子業，連不得志于有司，遂謝去，教授于鄉，啟超啟勲及羣從昆弟，自幼皆未嘗出外就傳，學業根底，立身藩籬，一鉢一黍，咸稟先君子之訓也。」

又有一節論到他的立身大道說：

「先君子常以為所貴乎學者，淑身與濟物而已。淑身之道在嚴其格，以自絕濫物之道在隨所遇以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哀於禮，恒性嗜好，無大小一切屏絕，取予之間，一

介必謹，自奉至素約，終身未嘗改其度。啟超等每勸勿太自苦，輒教以家風不可壞，而盡然以後輩之流於淫佚為憂也。

茹錄 寒畲文集卷五十六頁二十一

關於先主之母趙太夫人的家世，祇有梁仲策先生兩段話。記外親家世中說：『母趙太夫人之祖父名雨亦（舉人）父名炳桃（庠生）』
言祖以下之家譜中說：『至於外祖父之生卒年，則不復能記憶，但知外祖父卒年在五十以上，外祖母卒年在六十以上而已。』

趙太夫人的慈教和言行，也是影響先生生平立身行事的大動力，關於她的事蹟，梁仲策先生在高祖以下之家譜裡有一段很簡短的敘述說：

『先慈趙太夫人以賢孝名，最為先祖父所鍾愛。鄉中諸姑姊

婦多我吾家從先慈識字及習女工數十年前兒女婚姻悉憑姑妯人但聞此女嘗從先慈習女工則不待訪問而信其德性必佳矣至今邑中高傳為義談。見高祖以下之家譜

讀夫人教先生讀書識字的事前面引錄的三十自述裏已經述過至於夫人的家庭教育則有我之為童子時一文講的最為詳盡這篇文章雖然祇是追述先生六歲時因為說謊而被責打的一件故實但是從這篇記載裏却很可以看出來夫人家教的各方面了現在節錄在下面：

『我為童子時未有學校也我初認字則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鍾愛我並責罵且甚少何論鞭撻我家之教凡百罪過皆可饒恕惟說慌斷不饒恕我六歲時不知為何事忽

說謊一句，所說云何，亦已忘却，但記不久，即為我母發覺，晚飯後我母傳我至臥房，嚴加盤詰，我母溫良之德，全鄉皆知，我有生以來，三見我母終日含笑，今忽見其盛怒之狀，幾不復認識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問，當時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數，我母當時教我之言甚多，但記有數語云：

「汝若再說謊，將來便成竊盜，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說謊，或者有不應為之事，而我為之，畏人之責其不應為而為也，則謊言吾未嘗為，或者有必應為之事而為不為，畏人之責其應為而不為也，則謊言吾已為之。夫不應為而為，應為而不為，已成罪過矣，若已不知其罪過，猶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則改焉不復如此矣。今說